



远东作家书系

心

愿

· 苏 山 著

XIN
YU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心愿

苏山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愿 / 苏山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2.10

(远东作家书系 / 陈德民主编)

ISBN 978-7-80250-995-5

I. ①心…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221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24735(邮 购)

64928661(总编室) 64963107(一编部)

网 址:www.zgyschs.cn

E-mail:zgyschs@263.net

组稿策划 南京远东书局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2印张

总 字 数 25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0-995-5

定 价 288.00元(全12册)本册定价:30.00元

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惠存！

郭坚赠于

2013年4月8日

手机：13626168847



序

陈德民

读完这部载满苏山女士万千心愿的《心愿》，就如同看着她的人生在眼前上演，那么真实却又充满了艰难和坎坷。然而，苏山却选择在这条漫漫人生路上勇敢面对，用刚毅和坚强迎战人生的无数次挫折。失败了，也无怨无悔。

对于“成功”，说来那么容易做起来总会被苦蒙荆，多少人为了这两个字而四处打拼，甚至碰得头破血流，多少人又为了这两个字而倾尽一生的心血与汗水，最终仍与“成功”相差一里路。而在这本著作里，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作者苏山为了自己文学梦的实现而奋力踏过千山万水，不屈不挠的坚持。文中她记录了自己在各个时期为了文学在生活 and 感情上历的困顿与迷惑。苏山的命运里夹杂着对生活的心酸，感情的失败，多年不断辗转居所，饱含为生计奔波的心酸，体验和忍受着命运带给她的颠沛流离。但她却始终不动摇自己对文学的信念。

命运是需要用心态去收获和控制。人生就如一盘棋，对手则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从她的作品中可见，主人公与命运抗争到底的精神，使其信念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锤炼得更为顽强，故越发坚毅地守望在自己所坚持的信仰里。即使步履维艰，即使四面楚歌……

序作者系中华学者协会副主席、中山文学学院院长，高级政工师。



怀揣梦想的人很多，但很多人却不一定能够展翅高飞起来。在 20 世纪的六十年代，一股“上山下乡”的浪潮将当时还是青春少女的苏山从杭州古城卷进了苏北偏僻的乡村。对于今天的都市人来说，乡村可能会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但祖辈生活在那里的农民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乡村，去城市谋生打工。古往今来，城市有永远抵挡不住的诱惑。而在四十年前的那段红色岁月里，多少刚刚离开高中、初中校园的城市中学生，没有机会继续在高校深造，没有机会留在城市就业，更不可能成为今天司空见惯的“啃老族”。他们很多人当时只有十几岁，在今天看来，确实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但政治运动狂潮下几近崩溃的社会经济容不得他们在城市生存，在父母的身边享受宠爱。于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了他们必须的选择！“到广阔天地炼红心！”让很多人开始真的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可村庄那永远忙不完的繁重农活，那原始落后的生存环境，那缺衣少粮的生活状态，还有庄稼汉盯着女知青那种异样的眼神……让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女知青不堪回首。苏山当初的憧憬在残酷的现实中被击碎，她的向往在一次次失败中变得黯淡……他们渴望回城，渴望回到父母身边，为父母尽孝心尽义务，但幸运之神却很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劳动产生爱情。”马克思的理论再一次在知青们的身上得到“检验”：很多城市男女知青在劳动中与当地的农村青年产生了爱情，很多人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将自己的青春与人生彻底奉献给了这片“广阔天地”。这就意味着在那个年代他们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了。

大时代给每个人带来的是难以改变的命运。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无法实现的心愿。我们不能改变社会，就要努力去适应社会。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己心灵的世界里营造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要学会舍得，学会放下，在安宁的心灵家园构筑我们充实丰满的快乐小屋。苏山在困境中立志自学成才，她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她热爱文学，想以此改变命运。但文学不能充饥。其对文学的痴迷，苦恋，执着，让周边的人无法理解，甚至遭致非议。



她坚持不懈地对文学的坚守恰恰与“舍得”的人生哲学相悖，她得到一点点的文学满足，却失去了很多亲人的理解和支持。婚姻多次触礁，使自己处于孤独的环境之中，心灵遭受着一次次痛苦的折磨，反而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心境和文学灵感的培养。没有“舍”哪有“得”？不能暂时“放下”，又怎能实现更多的收获？于是，人生的困惑就这样产生了。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悟出很多的人生得失。借鉴主人公的这些教训与经验，可以使通向人生目标的路走的更顺畅。这也许正是这部作品所要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并且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奋力拼搏。但如果主观条件、客观环境都在为我们实现理想设置障碍，让我们无法逾越，使我们难以到达理想的彼岸，我们就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重新设定目标，调整状态，继续为新的理想冲刺。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充实，生活才会洋溢着快乐与幸福。愿与苏山女士分享这份心得。

是为序。

2012年7月10日于金陵



目 录

序	陈德民 1
第一章 谁持了上帝给予的护照	1
第二章 爱情与恶俗的硝烟	42
第三章 怀念大师季羨林	84
第四章 圣火引领下的中国文学	129
第五章 中国有个叫腰里王的地方	166
第六章 回味红顶屋的闲适	194
第七章 汶川大地震联想录	211
第八章 音山是个好地方	227
第九章 徐州九里山之行	268
第十章 我婚姻的回头率	303
第十一章 我的父亲,郭庆来	319
第十二章 六十岁的新婚	323
第十三章 话别瑶坪	329
后记:命运,可以改变	347



第 1 章

谁持了上帝给予的护照

护照,无非就是通行证。持上帝给予的护照,需要有刚毅的决心和勇气,还得有持续与俗尘市井对峙的恒心。

心愿者,心之素也!观其文知其心也。

刘熙载在其《灯铭》中指证:神之过用,将至竭吾精也。膏犹实也,火犹名也;实之不足,奚独尚吾名也。其意是如果精神用得过分,将会用尽我的精力。灯油如同是实,灯火如同是名。实若不够,为什么偏要夸我的名声?

刘熙载的“火犹神”,是指精神的支柱如同烈火般燃烧开来。不正是如此吗?中国的作家们,不正是凭借着一股子的犟劲与信念介入写作领域的吗!他们每当铺开稿纸的那一刻,往往是一种上帝唆使之下的原动力在鼓噪着。然而,文化霸权者从来不屑作家们的艰辛付出,只想如何殚精竭虑的在作家的字里行间挑出毛病以遏制作家们的爱国热忱。然则,中国的作家们似乎一个个都没那么好遏制,他们不会去理会那些好事者们的无理取闹。诗云:

喜有春风吹国都,更行更远更执着。

近忧远虑乃文质,兀的报名竟牛犊!

当年的白居易在他自己诗中坦言: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兀傲”指倔强而不随俗;“瓮间卧”会是多么的闭塞和窒息?倘若



少了一股子“初生牛犊”的犟劲，哪怕再有神明的暗中相助，也不会有所建树。譬如像我，一个“初生牛犊”，横冲直撞，却孜孜不倦，大概是我不服软之犟劲感动着上苍，神明指点说：巍巍宝塔不寻常，八面玲珑尽放光。劝君立志勤顶礼，作善苍天降福祥。解曰：修来福分，众人皆见，不用心忙，福德前定。啊，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上帝——中国的神明，鼓励我要克服万难，兢兢业业，顶礼膜拜，是勉励我要虔诚于文学。

“天下为公”的理念是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所以我的文章，也应该在“尚公^抑私”上不遗余力。由此我更加相信《韩非子·饰邪》中所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另有《管子·明法解》言“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管子·正世》说得更明白：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以用。如果他明明是个利己主义者，那么，哪还再指望他救国？

向阳花朵开深谷，火种复明报神明。

一盏灯铭平巨浪，秋风秋雨扫泪痕。

2

假如写文章的仅仅只是为了能让自己活得体面一些，那字里行间一定会频繁地出现一些粉饰他们自己的话，如许简直与救国无补。汉奸会害人，紊乱人的精神世界不算，还会造成许多的假象危害社会。

余华的《活着》，通过描述贫困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休克现象。可见，作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像荷枪实弹的战士，他们会以文字的形式忧国忧民，在他们的肩上，同样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正所谓：天命在身，赴汤蹈火也。

东方诗女主文事，漫荡宇天承昶辉！

不是轻狂生豹变，却托衰辱造虎威。

古希腊人有一个悲剧故事叫《安提弋涅》。安提弋涅为了安葬



她的哥哥吕涅克期不惜自己被杀。时间到了 20 世纪,有人却在“高尚情感”的激励之下不仅对母亲有了爱,竟然还厌弃认领其母亲的尸体。无独有偶,中国的“文革”期间,“阶级觉悟”瞬间摧毁天伦之乐!“阶级觉悟”,还使得《诗经》等惨遭涂炭!继而,竟连那圣善的“母氏圣善”也惨遭质疑无情颠覆。

亲情四分五裂了!蓦地,我联想到了小企鹅。小企鹅嘎嘎鸣叫,嗷嗷待哺,静静等候在巢穴口。鸟同人类,呼儿唤母,嘘寒问暖。当归巢的大企鹅将食物衍回时,企鹅们彼此亲昵磨嘴交颈,互相问候。小企鹅伸出细长的脖子张开嘴巴,雄企鹅将嘴伸进小企鹅的嘴里,反刍胃里的食物。这一幕,令我眼球发颤!贪恋哪,我万分贪恋,贪恋小企鹅能够在母爱的关怀之下健康成长。据说凶残的狼,也很爱幼小的小狼。称之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抱不平,我居然对呵护、亲昵,十分陌生。

这是一个缺乏母性关怀的时代。如果小说《饥饿的女儿》作者虹影所提到的“饥饿是我的胎教”,那么,皮开肉绽是我儿时的真实写照!加上饥饿感,心灵创伤可想而知。“一个恶母,一个偏私的母亲,对儿童是最可悲的领导者。”结症由来已久!谁又能一下子说得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结果落下个“半生潦倒之罪”,罪魁祸首肯定是文化大革命。

“有一种胜利和失败——最辉煌的胜利和最悲惨的失败——不是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是操纵在自己手里”。柏拉图不愧为精神伯乐;“独辟蹊径,祛除锈污,自树自强,以开创全新的光荣生活——人类的使命在于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波兰哲人显克微支的话,有利于我去冲破那黎明前的黑暗。我运用传统思维,从中理清了头绪。

前番政事成追忆,越是模梭越继光!
繁复世情清刚浊,愚人落拓勿心慌。

“独辟蹊径,祛除锈污,自树自强,以开创全新的光荣的生



活”。显克微支的话，直理在握。许是，宇宙间只有人的人格才真正是具有绝对的价值。说起来，文学是人格的先师，我之所以钟爱文学，因为文学已经教会了我怎样怒而不争，怎样矜持规谨。打从结识文学以来，我20年如一日，从容收集一些敏锐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灵魂辅助物，认认真真地打捞那许多我自己认为是可取的东西。

茅盾说：只有韧性的持久战，才能扫荡积久的渣滓和新生出来的毒瘤。当我缅怀历史，怀揣“韧性的持久战”的决心，撬开学术大门的一刹那，着实被美不胜收的国学理念给折服了！可我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像我这么不识时务，不知米贵的家伙注定是要被碰得头破血流。可我真是不觉得我自己今天的路是走偏了！这一条满是荆棘的路走到今天除血迹和泪水之外，更多的是那历史的尘埃蒙住了我的双眼。我强拉硬拽，试图挣脱尘封得像蜘蛛网一样的网架，试图挣脱它的束缚和羁绊……然而很不易，不易到了虽生犹死的地步——我，依然无法挣脱得了命运之网。大凡探索者，也都免不了“驰骛数万里，踟躅三十年”的坎坷曲折。就是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的徐霞客，不也是“至是手无一文，刀以褶（夹衣）、袜、裙三事，悬于寓外，冀售其一，以为行资”穷愁潦倒为那一文都不值的“乘晚光峰之洞”疲于奔命。对了，完全是霞客的“使命”在感染我。即便这条路是永远也走不到头，我也会持之以恒的打算一条道走到黑。甚而永不回头。

学人宁把躯来捐。郑者无须厌己贫。
浮影掠光常常有，总还一个美媚民。
寒荒不负梅花色，奔命文渊为后明。
物外空灵通万类，逢源全解心态平。
诗工穷命麒麟妒，孤鹜落霞秋水澄。
洞察四方蓬莱壁，贱轻同与共牡丹。

“郑者”是指唐代的郑虔。他文才很高，诗、书、画被称为“三



绝”，而他的生活却是十分的贫困潦倒，他的嗜酒疏狂却丝毫没有因为贫困而退却。这，恐怕不外乎又是恃才傲物吧！

何其灵验哪！看起来，这“文章憎命达”既是前车之鉴也是定数。这渊薮，来自于我的穷苦潦倒，来自于我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来自于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识。朱自清说：这世上只有②憎的人才能爱。像我，颠沛流离相随大半生，一个“憎”字不请自来。我倒霉就倒霉在社会在持续的负面之下发生了数不胜数的一个个“憎”。由于我晚期思想倾向于传统熏陶，就一个怨恨交加的一种难解难缠的“憎”，随文识递增，渐渐就成了我笔头底下的美文。

西岩老人说，人爱名与利，我爱水与山。当外界的喧嚣与纷争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还能在居无定所、亲朋无一字的情形之下正襟危坐地蛰居书斋么？仅凭这一点来看，我是自爱的、自负的。也所谓：顾盼成章，动言成论，如此才能“独辟蹊径，祛除锈污”。

上帝啊，请饶恕我这无辜的女孩吧！想想，上帝在铸造我纯洁善良心灵的同时，还指派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我数十年来辗转东西，历经南北迁徙，饿肚皮、劳筋骨，弄得是精疲力竭，身无分文！喔，原来这一切，全是老天爷安排的呀。好吧，这是上帝准许的护照吧！我心领神会了，接下来，我会按上帝旨意办事。

一路颠簸，一路呕心沥血，沿路“随时随地见习”，终于洋洋洒洒地有了这鸿篇巨制。这真是上帝的护照啊，让我能在和煦气象之下大刀阔斧地针砭、剖析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社会氛围里敞开心扉。

更行更远

莎士比亚说：“造物主给你美貌，也给你美好的德性；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在人性美的概念中，我们摆在首位的是心灵美，即忠于信仰、人道主义和不容邪恶（苏霍姆林斯基）。”以往长时间的表面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结果落了个空心萝卜的下场。面对仍在蔓延的泥沙俱下的现况，^①文的重新启用必然会给中国人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不外乎是造福万民的幸事，同时也给历经磨难的中国人一次广泛的精神内补。

针对一些问题，正因为“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猴（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英里斯语）”，正因为我们的人类缘自猿猴一族，所以在野性方面推论人类更需要去接受精神方面长期的教育，不光是知识的，行为的，思想的甚至是欲望的，人类会随时随地的出现状况。

自然辩证法认为：人文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科，我们以往对这方面的“大意”和“疏忽”，很大程度上犯了一个违背于自然发展的大忌！以致于使人道主义背离人间，随之出现了不珍惜、不爱护人的生命，不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现象也应运而生了！之后的中国人奴颜媚骨，全没了主心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占了上风，不少居心叵测的野心家成了“打、砸、抢”的千古罪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奴性十足，叫一不二，甚至叫杀人灭口就杀人灭口，强盗逻辑随之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的这一谬论背后隐藏的重要假说是：今天的中国人能制造出在天上飞的卫星和载人飞船，而古人却尚未发掘此科学来，仅此一项，就说明了我们要比古人做得好。

历史是相衔接的。凡事倘若少了古人在前期的铺垫和研究做任何事恐怕都不可能会有辉煌成就。坚持学习固然重要，但学什么，怎样去学？所以，“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历史是相衔接的，有任何一处断层，都会给中华民族的精神领域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和损失。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说：“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牺牲。”针对这一见解，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进行了补充，他说：“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则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则垮。”多么中肯，多么鲜明。说到这儿，我又要埋怨那人为了的惑毒，把一向草根的中国人，引向那毫无根柢的人性的深渊里去。

有人提示，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产生百读不厌的、震撼人灵魂的精神之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与传统脱轨。虽然历史在文明建设上不断演变着，但正形的国格、文宗难以改变。正如哲人描述：真正的文学不仅仅是用来审美它同时还应该是能够深入到人的灵魂中去。特别当到了一个重新启用人文的和谐社会，如若再不重视传统范畴的回归的话，那么，鲜花与掌声，将永与文学无缘。

同时，新观念主义者义无反顾沿飞新文化主义个性，全然不把传统放在眼里，无视传统的存在，把远离人文的标签和符号，一股脑儿往传统脸上贴，把什么人都可以唾沫四溅的东西充斥成是诗。诗乃中华民族之大文学，怎么可以随意拼贴？尽管玩命胡适从中捣玩，说“作诗和做文一样”，尽管“胡适们的古典诗歌修养越是深厚，旧式话语的遮蔽性越是强烈”，但由于他们肆意反叛，出卖了他们本身所流露的思想内容，反叛的结果是失之千里，差之毫厘，一个世纪的中华文化，断送在他们的手里。

就此，我想引用文贵良先生的一段话。“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刘半农说，要寻找中国语言的‘心’，这里扩展一点，我们寻找的是中国语文之‘心’。语文不仅仅指语言，还有文章、文学、人文；也不仅仅指工具，思维，还有心灵、情思，那么中国语文的‘心’就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中血液的温润，呼吸的气息，也是生命力量的存在，更是文化气质的姿态……”

我想补充的是：中国的语文不仅经“心”还能存于灵魂间，她



的隽永与凝练是洗涤人性污垢的法宝。她不仅面面俱到，还是深邃及里的“行动的影子”。李乔说，我亲眼见过“左”祸之烈，翻读过大量有关“左”祸记录，蓦然一句断语跃入脑际，极“左”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李乔说的“左”祸我也亲眼目睹过，那血腥简直如同法西斯镇压，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中国语文的功能来彻底肃清“左”害。

其次，关于中华诗词新与旧的问题，零捌年的第一期《中华诗词学会通讯》发表了署名杨小青的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诗不能分新旧》，谴责政影之下的门户之见，谴责“左”祸肆虐下的“约定俗成”，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广大群众对中华诗词的喜爱的程度，我眼睛一亮，真个是有一说一呀！历久弥新的中华诗词，终于有人冲出来为之愤愤不平了！哪有什么新旧之分哪，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一句话，立马跟屁虫们应声虫似地把好端端的传统往“旧”上靠，直到了今天，原来那个“旧”字，出自领袖之口，毛泽东自己酷爱中华诗词，却不让中国人黏手，匪夷所思。

8 新诗专横跋扈了数十年，按说有那么好几十年的折腾也该折腾点名堂来了，遗憾的是，新诗干将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看样子，这是个烂摊子，很难收拾。

17 中国人的品味一向很重。红极一时的仿效国外创作手法的所谓新诗，到头来并没有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认可。中华诗词被活生生掐灭了好几十年，如今，“新诗主体论休矣”的呼声越来越高，高到有人惊呼“变天”了的程度。

严格地讲，“新诗”带给中国人的危害不仅仅是经典断层，由于它聒噪至今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知识方面的积累还累及国学经典难再确立。大面积的语言苍白有目共睹。

说到诗词啸宇空！絪縕蛊惑搞赏翁。

婉转莺啼增声势，东西南北谨宗工。

“絪縕”二字，为中国哲学术语。“絪縕”意为万物由相互作用



而变化生长之意。《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縕，万物醇。张载在《正蒙·太和》也云：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絪縕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可见，传统的纱，简直妙不可言。像张同吾等两眼一抹黑大呼小叫说“变天”的人，难道他们就从来也没有领悟过传统带来的妙用？那么，他们为啥还要那么顽固地争做睁眼瞎呢？新诗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好处呢？文化霸权主义者们相继制造“唱大同”、“遍地红”等等肤浅、皮相的东西，不存在天，那么，又何谓“变天”呢？

我终于明白，苏步青先生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语文不好的就不要招进复旦”的话，那些视中国语文迂腐的人简直不可思议。理喻

历来文理似海深！恩到法门辨与憎。

一纸状成千秋月，理同潭月照人生。

诗是内心情感的外化。诗中“法门”二字，说的是诗旨与韵之间的肃穆与慧根。就拿以往对中华传统诗文的不恭不敬来剖析，积垢与禁锢，严重桎梏文学向纵深发展，由此造成中华国粹的严重流失。一向坚挺的屹立于东方之林的大国文化成了零乱的、不堪一击的杂什。一个以诗富德的强大诗国千疮百孔，以致今天仍然很难收拾其衰秃相。

姗姗来迟的愿

我虽为女流之辈，我周身跌宕着“贫贱不移”的传统汲养，拿诗和文章报效国家，一直是我渴望做好的一件事情。自打破落无情袭来，我被生活一次次拧绞之后没有被压垮反而能揭竿而起！这不奇怪。这要感谢生活。诚如柳青所说，作家的风格和倾向，是在生活中形成的。的确如此，是传统的给养，让我在窘迫中当能超